

■百姓故事

# 花式戒烟

■春和

“饭后一支烟,快活似神仙”,这种习惯老王延续了35年。可是,7月初,他戒烟了。开始戒的时候,他不声不响。他有自己的小算盘,如果戒得掉最好,戒不掉再吸,省得老婆一惊一乍,自己下不来台。

老王已戒烟4次,最后都以复吸告终,这次他下定决心要戒,因为旁人戒了,自己一个人抽,感觉无趣;同时抽烟后遗症如咽喉痒、痰多等已露苗头,如今氛围没了,戒起来方便很多。不过,最后能否成功戒烟,他心里无底。

停烟后,不吃零食的他,买了红枣、水果备着,时不时抓着往嘴里放。早上5点不到,他起床跑步,晚上又快走,美其名曰戒戒后发胖。这样折腾了半个月,他坚持不下去了。

他马上跟进另一种方式维持戒烟——钓鱼。买齐钓鱼的所有行头,钓鱼竿、鱼桶、跑远

途的皮卡车、水草切割机 etc,投下去的资金可以办个小企业。他到处打听合适的钓鱼点,逢双休,天蒙蒙亮,开着皮卡带着便餐,远途跋涉赴鱼塘或湖泊垂钓。太阳下山了,他蓬头垢面回来了。钓回来杂七杂八的鱼10多斤,不值几个钱,抵不上路途油耗。

一个月过去,他竟然钓鱼上瘾了,工作时间盼双休;双休天有事,放着活不干,到水塘边转悠会儿看别人钓,过足瘾了再回来干活。亲朋相聚,谈笑间,他说的不是鱼竿、鱼钩就是海钓、台钓,或者是哪个钓鱼达人的光辉业绩。说到兴奋处,他手舞足蹈、激情四射,带着旁人沉浸在钓鱼的欢乐里。

老王刚刚烟不释手,忽而着魔钓鱼,看来垂钓魅力真是妙不可言。想当年,柳宗元曾在冰天雪地独自垂钓:“千山鸟

飞绝,万径人踪灭。孤舟蓑笠翁,独钓寒江雪。”中学时代,读这首诗总是不解,柳宗元为什么要在人鸟罕至、天寒地冻的地方钓鱼?不冷、不孤独?现在悟通,他是在安放尘世之心,抚慰自己的失落情绪。

我们知道,当时柳宗元在“永贞革新”失败后连遭贬斥,他不甘屈从而又倍感孤独。虽然世上遣发孤独的方式很多种,如喝酒、聊天、游玩等等,可深入骨髓的心境有时非人力可移,旁人的劝解、陪伴于事无济,只有把自己融入自然幻化成一草一木,与天地对话,与虫鱼互动,才能放下俗世,了却心魔。

说到柳宗元钓鱼,忽然想起刘伶戒酒。魏晋竹林七贤之一刘伶嗜酒如命,常常坐着鹿车,带着壶酒,边行边喝,终因饮酒过度致身体不适。其妻哭着劝他戒酒,他说要得到神明

的帮助才能戒掉酒瘾。其妻为此准备了祭祀用的酒肉供在神前,要刘伶去祷告发誓。刘伶跪着说:“天生刘伶,以酒为名,一饮一斛,五斗解醒。妇人之言,慎不可听!”说完拿起酒肉大吃大喝起来。其妻一片苦心付诸东流。每次想象刘伶戒酒的情景,为他的洒脱而折服,也为他的任诞而无奈。魏晋时期,以“竹林七贤”为代表的名士们常聚于林中喝酒纵歌,放情山水,刘伶内心酒瘾盘踞,戒酒让他情无可寄。没有充分的理由和氛围,其妻的戒酒之劝换来那句千古怨怒——“妇人之言,慎不可听”,这个结果毫无悬念。

老王戒烟的事终于被家里人知道了。其妻很高兴,好事一桩,关照全家人必须密切配合,于是王家有了戒烟运动。老王钓回来的鱼再难看再难伺候,其妻都耐心整理,晚上蒸着

吃或油炸吃,剩下的小心翼翼养着,没有丝毫埋怨或厌烦。鱼、鱼具散发的腥味熏染在家里每个角落,儿女们装作没闻到,闻到了也装作没关系,只要把烟戒了什么都好说。这让老王有些飘飘然,以前抽根烟,家里人唠唠叨叨,现在家里人都笑脸,钓鱼比吸烟感觉好多了,戒烟运动惊动了隔壁老张。他大笑,问老王是不是受了什么刺激,是不是医生要他戒的?老王说就一念间想戒了。老张不相信他能戒掉,与烟朝夕相伴35年,像左手伴右手,在的时候没感觉,真的没有了,这个不方便那个不舒服,时刻想念进而重拾旧好。老张劝老王不要折磨自己了,人生游戏一场,难得有个知己,顺其自然吧。

老王自豪地说:“已经顺利戒烟,顺便爱上了钓鱼,哈哈哈。”



鱼游浅塘

郭建生 摄

■细枝末节

## 俞平伯与余杭

■余小杭

俞平伯,名铭衡,字平伯。他于1900年1月8日生在苏州市马医科巷的祖居曲园内的乐知堂,但他的原籍却为德清县乾元镇金火村。他的曾祖父俞樾(1821—1907)是道光三十年(1850)的进士,清代著名教育家、经学大师。俞平伯的父亲俞陆云(1842—1950)是光绪二十四年进士,及第探花,民国元年任浙江省图书馆馆长。

俞樾做过河南学政大官,在他86年生命中,就只娶过一位夫人姚文玉。她先俞樾28年去世,俞樾一直没有续弦,这在当时官场可为凤毛麟角。

姚文玉,余杭临平镇人,清嘉庆二十五年生,长俞樾一岁,出身大户人家,能诗善画,兼解音律,夫妻琴瑟友和。1879年为孙子俞陆云婚事辛劳病倒,去世。俞樾尊重夫人要埋骨杭州的遗愿,买下了杭州右台山脚下的一块墓地,还留出“生圻于其左”给自己百年后安葬。落葬那一刻,俞樾嘱人精心用鸟兽细毛铺垫夫人的墓穴,以求骨殖入土后能干燥不受潮。同时,俞樾还在其墓前造了一栋三开间的房子,名为“右台仙馆”,并且在里边辟出一间作为自己的卧室,名之“茶香室”。因为曾祖母的关系,俞平伯与余杭结下了不解之缘。

1955年5月,俞平伯作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首次回浙江选区进行视察之旅。在22天视察中,俞平伯基本没有离开杭州,他的视察小

组组长是张秋琴,原四方面军的女将领。那时杭州还是县治,称为杭县,县党政机关设在临平镇。由于张秋琴是纺织工业部党组书记兼副部长,因此,俞平伯跟着她特别多看了纺织丝绸企业。6月4日,俞平伯一行代表乘汽车、换汽艇、又步行,来到塘栖镇,视察了和平、利华、崇裕三家缫丝企业。那天下午他们坐船在古运河,去公私合营的崇裕缫丝工厂时,蓦然望见河对岸的故乡德清,于是不由心驰神往。当天,他在日记中写道:“塘栖人家多临水,街上覆以瓦檐,如长廊然。余9岁时曾一到,至姚致和堂,今不存矣。运河对岸即德清之白云乡,经长桥,即曾祖父昔年观承嬉之地。”6月8日早上,他对塘栖还念念不忘,口占一绝《塘栖舟中感怀》:浮家一舸苏杭道,罗绮年光笑要多。重过长桥风景似,还依北斗望京华。

1956年5月,俞平伯接到又要南下赴浙江开展全国人大代表会前视察的通知。这一次住杭州大华饭店,他申请脱团到家乡德清去视察,想不到上面同意了。于是俞平伯一人在省里干部熊铭烈的陪同下来到德清,县长陈立平亲自接待,到了城南乡视察,专门看了茧站收春茧。他看到堆成山的茧子,顿时想起此前在余杭塘栖镇看到三家缫丝厂里,蚕茧化成白丝的景象,由衷感赞:沿着农业合作化道路前进。

■感悟人生

房子不够豪,手机内存不够大,职位不够高,钱不够多,不够出名,吃得不够好……仿佛生活水平越高,钱越多,想要的东西也越多。要要要,买买买,吃吃吃,看看看,刷刷刷,人类仿佛被欲望驱动着,越来越多的剁手党、吃货、仓鼠党、手机控。不知不觉中,人们完全不能自控地在欲望的漩涡中挣扎,被欲望撩拨得像陀螺似的飞转,并不断地偏离自我的自我,不断地背离自己追求的初衷。

人生有限而欲望无限。其实,这就是人为什么活得这么累的原因。因为欲望有多膨胀,就越觉得自己得到的不够多。而欲望会让人分不清需要的和多余的,只是一味去追逐,设法去得到,直到耗尽自己所有的精力。

不少人以为拥有得越多,

就会越快乐。殊不知一个不能对已经拥有的感到满足并倍加珍惜的人,纵使给他整个世界,他也不会幸福。

于是,就有人提出,有一种幸福叫断舍离——不要总是去想我们需要什么,而是先去想什么东西是我们不需要的,是可以删除的,以此来让自己的时间、空间、心灵达到最大化。正如极简主义倡导的——删除一切你并不需要的东西,包括物质、关系、情绪、念头等等,只保留对自己必要的东西。

有人可能会问,那我们还赚什么钱啊?奋斗得那么辛苦,却把自己弄那么简朴,有必要吗?事实上,推崇极简主义的往往是那些成功的有钱人,就像乔布斯、扎克伯格那样。他们简化吃、穿、车、宅等生活琐事,把时间留给更重要的决策上。

我总觉得成功人士太高大上,而更愿意以身边的人为楷模。近些日子,常常听到妈妈和她的朋友们在微信上聊涨退休金的事,不管加了多少钱,老妈总是很开心地说,钱越来越多。每当听到有人抱怨不够公平、钱加得不够多时,老妈总是心平气和地劝说,国家没忘记我们,每年都给我们加钱,这是好事啊。再说了,我们上班时间也就30来年,退休不干活白拿钱就有30多年了,我们已经很划算了、赚了啊!

妈妈一直属于低薪阶层,但她从来不与别人瞎攀比,总觉得有这点钱够花了,很满足。老妈拿的钱是全家最少的,但幸福指数却很高,那是一种知足常乐的快乐,是一种恬淡平和的人生境界和乐观豁达的人生态度。老妈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:人最大的财富,不在

于自己拥有多少,而在于能够克制自己的欲望。

人生在世,若被名利地位、金钱美色等无底线的欲望所累,最终有可能会作茧自缚、一无所得;但如果毫无追求,什么都马马虎虎地凑合,那也未免太对不起人生了。所以,在欲望面前,一定要学会理智地调控与节制,只在乎对自己最重要的东西,并且明白什么年龄该在乎什么,懂得取舍,适可而止。

想起曾经跟着作家毕淑敏

变得开朗起来,不但和小孩玩得很好,还经常到楼下和老头老太一块说笑逗弯了。

后来,我们搬了家,临走那天,王奶奶眼圈红红的。女儿上初中那年,我遇到老邻居,问起王奶奶,他说:“王奶奶刚刚去世了。”这个邻居还告诉我,人们在整理王奶奶的遗物时,看到有很多新买来的小学辅导书,还有写得密密麻麻的教案,一页日记上写着:感谢孩子们的陪伴,是你们点亮了我的黄昏!

原来,王奶奶是一位退休教师。

《我的五样》其实是通过忍痛割爱,让自己认清人生的方向或者生活的目标,并在学会放下中让生命更加完美。舍弃负担,才能更潇洒地一路前行。

■笔随心动

## 闪亮的军装

■朱敏江

路过征兵体检场地,发现人群在有序地移动,青年才俊们踊跃前来接受挑选,以获报效祖国的机会。每年,当有新兵入伍,村里、乡镇都会敲锣打鼓欢送,而新兵们披着大红花,被簇拥在中间,闪亮的军装成了人群中最亮丽的风景。

一直以来,对于身边熟悉的人能参军入伍,总会感到由衷的喜悦。家里第一个参军的,是我的小叔。小叔入伍很长一段时间后,终于给家里回了信,信封内还夹了一张照片。一身戎装的小叔昂首挺胸,精神抖擞,以至于当时的我觉得,穿着闪亮军装的小叔应该是最帅气的了。

后来小叔获得探亲假回家,一身军装,英气逼人。换到他脱下帽子时,趁他不注意,我悄悄地戴在小脑袋上,溜出了家门。我走着正步,沿着村道走向热闹之处,头上顶着绿色军帽,也顶着大大的自豪,过了一把当兵瘾,虽然军帽整整大出我的脑袋一圈。

上师范时,开学第一周便是军训,我也第一次得到了体验军人生活的机会。武警教官穿着闪亮的军服,细致地讲解每一个动作要领,并以标准的姿势为我们示范。一个动作练规范后,教官才会让我们转入下一个动作,由于难度大,有时一个动作就要练上半天。

炎炎烈日下,我们将一只脚绷得直直的,另一只脚支撑着站在原地一动不动。豆大的汗珠从额头沁出,从脸上滑过,狠狠地砸在地上,摔成八瓣之后,倏地就不见了踪影,只留下丝丝水印隐隐可供寻迹,而身上的衣服

■闲情逸致

## 清凉一夏

■刘士帅

单位门前有块空地,一直荒着。每到夏天,杂草长得又高又密,将空地包围得严严实实。除了那些傍晚或清早出来“散步”的宠物青眯它,再就是习惯潜伏的蚂蚁了。一年又一年,在别处绿着时,那块地儿虽也是绿的,却总是惨淡的绿,慵懒的绿,毫无神清气爽之感。

早在去年,经常来我们证券公司炒股的李阿姨就试图将这块空地开发出来,种点时令蔬菜。我们颇为不屑——单位紧邻马路,四通八达,来往行人如织,即便种了,总免不了有灾人祸。与其到那时暗生怨气,倒不如索性就让它荒着,荒总有荒的道理嘛。

老话说:“谷雨前后,栽瓜种豆。”今年的谷雨刚过,立马来了场及时雨。周末闲在家,望着被雨水打湿的楼下草坪,心情格外透亮。待到周一去了单位,才发现,那片空地上的杂草不见了,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平平整整、棱角分明的菜畦。

习惯了原来的荒芜,冷不丁看到它的雅致,竟有些不适。不用问,一准儿是李阿姨趁雨停后土地的松软湿润,动手收拾出来的。

接下来的一周,李阿姨抽空就在这地上忙碌着。先是撒上这样那样的菜籽,然后是每天辛勤地照看。老丈眷顾她老人家的勤勉,接连的雨水,省去了担水浇园的麻烦。

那天傍晚下班时,雨

则早已紧紧贴在皮肤之上。一天下来,脸颊火辣辣的,身子各处肌肉充满胀痛感。我想,我们只是几天的训练,而士兵们每天都在高强度地训练,难怪他们会有钢铁般的意志。

儿子从小学升入初中,开学的时候,学校也组织了军训。儿子领到了一套迷彩服,换上之后,就在家兴奋地来回走起方步来。结束一天的训练,晚上回到家,儿子吃完饭洗了个澡,就马上钻进房间睡觉了,早上的兴奋劲早已不知所踪。几天下来,虽然儿子还是会喊累,但我发现儿子的背比以前挺得直了。时下的孩子,生活条件好起来,娇生惯养的情况也多了起来,我希望这样的军训能够多开展几次,让孩子们接受考验,锻炼坚强的意志。

这以后,家里又有一些亲人陆续获得了宝贵的参军入伍机会。亲朋好友纷纷送上真诚祝贺,自豪也写在光荣家属的脸上。祖国的边疆哨所需要子弟兵们站岗守卫,他们穿着闪亮的军服坚守一线,以无与伦比的坚韧意志,用自己的青春和热血捍卫着国人的幸福。而来自国家的关爱体贴,让军人和光荣家属们没有丝毫的后顾之忧。

和平年代里,解放军除了戍边卫国,还担负着抢险救灾等重大任务。哪里需要他们,他们就会出现哪里,身处困境时,老百姓看到解放军的到来,就看到了最好的希望。新时代的军人筑起了坚强的钢铁长城,也挺起了中国人的脊梁,他们穿着闪亮的军服,他们就是最可爱的人。